

還差得遠呢

李爾重著



還差得遠呢

還差得遠呢

李爾重著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

總 261 中 50 32 開 109 頁 118,000 字

還 差 得 遠 呢

李 爾 重 著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武漢市國營武漢印刷廠印刷

1—10,100

定價六千四百元

代序

『資產階級在凡是它已達到統治的地方，……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之外，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聯系了。……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無恥直截殘酷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着的剝削。』

（引自『共產黨宣言』第三十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重排版）

『金子！黃黃的，發光的，寶貴的金子！……這東西，只這一點點兒，就可以使黑的變成白的，醜的變成美的；錯的變成對的；卑賤變成尊貴；老人變成少年；懦夫變成勇士。……嘿，這東西會把你們的祭司和僕人從你們的身旁拉走；把健漢頭顱底下的枕墊抽去；這黃色的奴隸可以使異教聯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咒詛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癩病人爲衆人所敬愛；它可以使竊賊得到高爵顯位，和元老們分庭抗禮；它可以使雞皮黃臉的寡婦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可以使身染惡瘡的人見了嘔吐，有了這東西也會恢復三春的嬌豔。來，該死的蠢東西，你這人盡可夫的娼婦，你慣會在亂七八糟的列國之間挑起紛爭。……』（莎士比亞：『雅典的泰蒙』第四幕

第三場）（引自『文學與藝術』第三十九頁，五十年代出版社版）

『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的任何削弱，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的增強。

『……在我國還有着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私有的心理和道德的殘餘。這些殘餘是不會自行消亡的；它們的生活力很強並且是能够增長的，因此，必須對它們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難免不受與我們背道而馳的觀點、思想、和情緒的侵蝕，這些東西或者來自國外，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或者來自國內，來自還沒有被黨根除的敵視蘇維埃政權的集團的殘餘。絕不能忘記，蘇維埃國家的敵人正在設法傳播、製造和煽動各種不健康的情緒，從思想上來腐蝕我們社會中不堅定的分子。』（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第九十二、九十三頁，人民出版社版）

內 容 簡 介

反映偉大的『三反』運動的中篇小說。這部小說通過被資產階級俘虜的幹部，說明資產階級思想對革命幹部的危害性，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本質：它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正常關係，它使人墮落腐化、冷酷無情、鮮廉寡恥，甚至把自己的妻兒也當成路人。經過『三

版社版

影響的增強。

埋和道德的殘餘。這些殘餘，因此，必須對它們進行堅和情緒的侵蝕，這些東西或沒有被黨根除的敵視蘇維埃說法傳播、製造和煽動各種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
二、九十三頁，人民出版

目錄

代序

一、沒有啥·····	一
二、人家也不貪污·····	二
三、調查研究·····	三
四、反省·····	三
五、不能當泥人·····	四〇
六、再沒有啦！·····	六四
七、要鬥爭他·····	八五
八、開步走·····	九四
九、會原諒我們的·····	一〇九
十、希望着父親的回信·····	一三
十一、太陽照到咱家·····	二四

十二、追悔前非.....	一五二
十三、母子相會.....	一七五
十四、不算.....	一八五
十五、還差得遠呢！.....	一九五

一 沒有啥

牆報上貼出了一張三尺寬二尺長的漫畫，把建設局裏一羣想出去吃早點的或者吃了早點回來上班的職員與工人，都吸住了。擠着、爭着、看着，每個人都嫌自己長矮了似地伸起脖子，盡力地踮起腳跟。

『嘻嘻！真像！你看，向後捲的幾根頭髮……』是一個女青年的聲音，一邊說着，她的兩個扎了綠綢帶的辮子，在她背上隨着她聲音的波動而跳動着。

『這是誰的手筆呀？該得三反文藝獎金！……』營業科的科員——有名的長嘴大仙——摘下了被挨近了的別人的嘴給哈了一層水汽的眼鏡，一邊擦着，一邊讚嘆着。

『這個獎金得由長嘴大仙出，由你選，是不是？』

『我選？那是自然！』外號長嘴大仙的科員把嘴巴抹了一下子。『你怕三反勝利以後不出一批好作品？你看這是多麼重要的一件大事呀！不在抗美援朝之下！不抗美援朝，不能保住祖國安全；不三反，腐化成風，連你連我，連……（別人我可不敢亂

說），還不都得順着人家的大流走下去！要不毛主席把這件事當做和抗美援朝平列的一條戰綫？……』這位科員鄭重起來，講了自己的道理。

『你的對！你對！還沒有聽見說擺席，你就端起來了？』別的什麼人俏皮地說了一句。

『那，你可不要當笑話……』

長嘴大仙和別人爭論起來，兩邊相持不下，第三種意見也不能說服，大家把牆報上的畫丟在一邊，開起了討論會，會開得很緊張，誰也沒有注意王工程師走過來。

這個年近五十的老人，前半個頭禿了，除了後邊兩側有一圈花白了的頭髮之外，光了的前頭頂的中間，却留下了一縷有幾十根倔強的頭髮，好像乾沙灘上被乾旱和乾風打剩下的垂死不屈的黃毛草，它們傲然地往後捲着。這位老工程師在建設局裏也是有名的。他待人非常和氣，不論什麼事情，和他去商量，只要他能幫你辦一分，絕不給你辦半分，從來不表示厭煩；可是，如果你要有錯誤，你要不正派，那怕有一點半點落在他的眼裏，他也要毫不留情面地給你揭出來。人們對他有個評語，叫做『一爐子紅火，近得，挨不得！』他本人也有自己一套的看法：『平生靠本事吃飯，我也不要別人給我獻殷勤；別人也休想要我給他去獻殷勤。人活一世爲的是做個人，不是爲的

給人家當姨太太！』解放以後，他親眼看到了共產黨的大公無私，批評與自我批評，他好像結識了一個最滿意的朋友似的。『有機會——也許是在會上，也許在和別人談話的時候——就是這兩句話：』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這是政治，我不懂，要我打主意上去說共產黨怎麼好怎麼好，我不會，我也不去裝明白，不能胡說八道。我最贊成的就是共產黨大公無私、鐵面、不徇情。唱戲說書，有個包公，聽說過，沒見過。我活了五十年，總想找這麼個朋友，可是我失敗了。解放後，到處出現了這樣的朋友，我不知道毛主席用什麼藥養出這樣一夥真人，我的確覺着不孤單了，出氣痛快了！』

『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開始之後，他雙手贊成，他說：『不這麼做，國民黨種下的毒，還要害咱們！』特別是他見不得研究科學的學技術的人有貪污行為，他認為這種人簡直是沒人格，『侮辱斯文！』『給我們科學界丟人！』因此，他認為跑裏跑外的『社會油子們』許會有貪污，技術工作人員絕大多數不會貪污，起碼是不會有大貪污，因為他們的思想到底比一般人『純正』。多半是由技術人員負責的建設局，特別是王工程師所管的營業科，他想總會與其他部門不同。人們一研究營業科是否有貪污綫索時，他總是說：『這裏沒有啥！』

管牆報的幾個青年，抓住了王工程師這句話，畫了一張漫畫，就是大家爭着看的這一張。

王工程師的個子是比較高的，他乘大家沒注意的時候伸過頭去一看，看到畫上邊有一張牀鋪，上邊躺着一個禿了頭的，前頭中央有一縷向後捲的頭髮的人，四脚朝天地睡着大覺，嘴裏說着夢話：『沒有啥！沒有啥！』

『這不是畫的我……？』

王工程師的眼看到了畫的上邊有一行核桃大小的字：『王工程師說夢話：沒有啥！』再往上看，頂邊上還有一行大字：『反對右傾思想！』

『這是幹什麼！……』

王工程師激動起來，兩手抖動着，嘴裏一句輕一句重地叫着。旁邊正在爭論着的人們都看到了他，都注意了那一縷倔強的往後捲的頭髮。這馬上增加了漫畫的氣氛，人們不約而同地笑了。

王工程師精神上受了奇恥大辱，臉色刷下子就變了。他一口氣跑上了樓，到辦公室門前，猛地把門推開，裏邊的幾個人都爲這種突然的聲音驚得發呆。王工程師探進身子來，匆忙地用眼睛四下裏搜尋着，可是沒有他所要找的辦公室主任（也是黨的支

部書記）董文。

『董主任不在？……』

他也沒等人家回答，抽身又走了。他串了幾個房間，也沒有找到董主任。他好像疲勞了，也許是失望了，有幾分懊喪地在甬道裏放慢了脚步走着，猜想着董主任可能的去向。他走到樓梯口上，下了幾階，又想起樓上還有幾個房間沒有看，也許董主任在那裏。他收回了脚步，轉過身來，又往樓上走。這時的念頭又轉了，因為樓上那幾間未看過的房子，實際上是鎖着的，董主任不可能把門鎖起來做事。

『不過，』王工程師的念頭又轉了個彎，『現在反貪污，要守秘密……』

王工程師的思緒比機器的輪子轉的都快，兩隻腳失掉了主宰，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正在王工程師身形向樓上轉的時候，一隻手從後邊摸到了他的肩膀上。

『王工程師！……』

王工程師轉過頭來看見了董主任，兩眼放出了光芒，嘴緊張地抖動着，却說不出話來，千言萬語塞住了喉嚨。

『什麼事？不要急，不要急，走，咱們到屋裏去！』

董主任拉他到辦公室，安排他坐下，倒了一杯開水給他，他好像有個硬性彈簧裝

起的人，才按着坐下去，一會就立了起來，嘴裏重複着一句話。

『不能這樣侮辱人格！不能！董主任！』他不等董主任答話，就接着說：『你看見了麼？你說，你說，那對麼？我王益齋是右傾的麼？我？』

董主任知道這個耿直的工程師不是用幾句普通言語可以安撫下來的。他不需要一般的勸說與安慰，他需要的是幾何式的推理與證明，要幾何式的規律與事實，要像證明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於一百八十度一樣地說明道理，他才能够心服。

『王工程師！我請你坐下，你不要着急！好不？』

『我是來找你解決問題的，我不是來坐着的！』

『那我知道！你這樣着急，我有話你也聽不懂的！』

『我聽得懂！完全聽得懂！我還沒有瘋，你就給我說明白，到底我右傾不右傾？我不願意反貪污？我同情貪污分子？』

『我相信你不同情貪污分子！我相信你和大家一樣厭惡貪污行為！』董主任堅定地鄭重地說着，王工程師又張了口想說：『那爲什麼說我右傾？』董主任沒容他說出口，便接了下去：『但這只是動機，是否能產生這樣效果，還要看實際鬥爭。』董主任有意地把話停了一下子，看王工程師的表情。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說擁護反貪污的人也可以右傾呢？也就是我也可以右傾呢？』

王工程師用了低沉的調子，表示了自己極度的不同意的情調。

『是的！』董主任簡單地肯定地答了一句。

王工程師顯然出乎意料之外地受了一個新的刺激，他的臉色黃了，雙手交叉地坐下來；爲了不在人前示弱，他又站起來，這時他一字一逗地說道：

『那就請你用事實證明我右傾吧，』王工程師對董主任伸出了一隻手，像是要東西。『你知道學科學的人是相信證據的。』

『王工程師，』董主任用和緩的口氣，眼望着這個步步退讓、行將被自己說服了的老工程師，他知道不能再和他硬頂了，需要把他引入冷靜的境地。『我是想和你談談，我也有些事實可以告訴你，就當做我交出的證明，可是我不知道你需要什麼樣的證明。』

這倒使王工程師爲難了，因爲他也沒有具體想到自己伸出去的手想要什麼樣的證明。可是，經過了一會地思索，他從那張漫畫的畫意中想起來了——因爲那張畫諷刺的正是自己對所管營業科時常自信地說的：『營業科，沒有啥！』

『要我說證明的內容麼？也簡單，只要能證明我這個營業科有貪污，我就心服口

服，願意認錯！」

『要是我能够證明技術工作者有貪污，頂用不呢？』

『那個？那我當然更要承認右傾。』

董文首先掏出一張坦白材料，那是營業科的營業股長常春生的坦白材料。坦白了一件事情：把一家私人營造廠的執照，提早發了一禮拜，便收賄三百萬元。王工程師把這個坦白材料仔細地看了一遍。

『這是真的麼？』

『自動坦白的，誰也沒有懷疑他會貪污！』

『……』王工程師搖了搖頭，這又像是不相信這個材料，又像是對這個貪污分子的憎惡，他在地上的踱了兩步。『工程技術人員也有貪污的？』

董主任又掏出另外一份檢舉一個工程師劉飛的材料，那上邊一共兩筆共貪污了一千八百萬元。王工程師照舊仔細地看完了之後，坐了下來，眼望着天花板，手抹着下巴，思索着什麼。

『想不到！人心不古！』王工程師念誦着。

『不是人心不古，是人心太古了，把舊社會的髒東西都帶來了！』